

客斋谈史

一张特殊的
土地分配证

□孙涛

高密市夷安文化博物馆藏有一张1946年的汉奸土地分配证，上面留下了高密县政府在牛沟区没收汉奸土地，无偿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的珍贵史料，是当时高密县开展锄奸反霸斗争、开设土改示范点和反奸诉苦运动的历史见证物。

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共产党组织即在高密西南、南部不断发展。至1949年9月，胶济铁路北的胶高县撤销，胶高县西部的夏庄、姜庄、顺河、沂塘、张鲁、河崖六个区划归高密县。

这张汉奸土地分配证，是1946年祝恺然任高密县县长时颁发的，最后部分盖有“高密县政府印”和县长祝恺然钤印，1945年底至1949年2月，祝恺然曾在高密县担任县长职务，新中国成立后官至贵州省财贸部部长、贵州省商业局局长、贵州省委研究室副主任等，是中共贵州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。

高密的土地改革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，与锄汉奸、反特务、斗地主、剿土匪、大生产等任务密切交织。1946年春，高密县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运动。县、区干部深入农村，发动群众，召开诉苦大会，控诉汉奸、地主、恶霸的罪行，开展了“双减”工作。经过两个月的时间，减租减息工作基本完成，基层政权初步建立和巩固。5月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（即《五四指示》），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在解放区内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，改变为实行“耕者有其田”的政策。7月，胶东区党委在莱阳召开会议，组织各县认真学习讨论了《五四指示》，会后各县的土改工作迅速展开。高密县按照上级的指示，抓住县城解放后相对稳定的时机，对全县的土地改革作出了部署，积极发动群众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没收了地主和汉奸的土地、房屋、牲畜和富农的剥削部分，烧毁旧地契，按人口统一分配土地。

汉奸土地分配证，即是高密县政府在1946年春开展反奸清算时，将汉奸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的珍贵史料。证上内容为：“县政府没收汉奸财产分配证：查大汉奸徐孝元，系本县牛沟区殷家庄村人，投敌叛国，罪恶昭彰，虽经屡次争斗而不悟。今按山东省《惩治汉奸条例》，除通缉归案法办外，并全部没收其财产，赔偿群众损失及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，兹将下列土地分配给苗恒盛永远为业，特予此证。”证件后半部分有具体分配亩数以及县长钤印、县政府盖章等等。牛沟区，时属高密县。1947年12月，胶河县成立，牛沟区划归胶河县朱郭区。1953年，胶河县撤销，朱郭、牛沟等地划归胶县。

这次土地改革，是共产党领导的发动农民与汉奸、地主、恶霸进行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，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农民得到了土地，政治上翻了身，取得了民主、平等、自由的权利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

大于河的秋荷

□赵公友

潍城区大于河湿地公园里，众多的荷塘大大小小地散布在河岔、河湾。这些荷塘随意而自然，少了人为“雕琢”的痕迹。从“小荷”开始，荷的故事便在大湿地背景下徐徐展开。

大于河的秋天，是从荷塘开始的。时令立秋，最先露出秋色的当属莲蓬了，渐失了青春的颜色，有的深棕，有的黄绿，当然也有青青的夹杂其中。随波摇曳的荷叶中，有的开始泛着铁锈色。荷在告诉你，秋天，已经来了。

有人爱夏日的荷，绮丽翩翩。而我独爱秋日的荷，成熟沉稳又不失“新韵”。说它成熟稳重，无疑是那待摘的莲蓬。“采莲南塘秋”的景致，翩翩而来。说它“新韵”，是因为秋后，仍有一片片刚从水中钻出的叶儿，卷曲着指向天空；仍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带着一抹涨红的韵色，努力地挤出密密麻麻的叶间，为秋平添了新韵。

近吟郑板桥的《秋荷》，一句“秋荷独后时，摇落见风姿”，让我意会到了秋风飒飒中，几朵迟开的荷花挺立在一塘残荷中的景象，不悲不凄，卓然不群。萧疏清丽之风，动静相宜之美，在秋的包容里，展露着美妙的风采。

我时常沿荷塘的岸边散步，也时常静立在荷塘边，凝望着满塘渐渐枯去的荷叶，感慨大自然的“造化弄物”。荷因秋风而稀疏，叶儿蜷曲着，枯槁着，变作深浅不一的褐黄色，凋敝着挂在伶仃的茎上，无奈地映在清冷的水里，有人感怀岁月的流逝与无情，感慨秋的悲歌。而我却看到了秋荷的不屈与坚强，水面上那些零落的枯莲残梗，正如一支支刚劲有力的笔，以天幕为景，书写着一生的辉煌与生命乐章，告慰自己，告慰世界。那枯叶，是它在岁月中飘扬的旗帜，是刻在岁月里最美的勋章。

一叶知秋，叶落知寒。霜无语，却了结了荷一夏的盛装。一夏的美颜，成了过往。红颜褪去，却修行在岁月的积淀里。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把形象化成千年不朽的文字，便是荷最美的写照。

藕，是荷最终的回报。荷塘里有几个汉子，赤着脚，挽起裤管，半身浸在水中，一双手在淤泥中探寻着藕的踪迹。一阵摸索，有人从深泥里抠出一段沾满了淤泥的藕来，在水中反复淘洗后，那“玉雪窈玲珑”的藕节，散发着诱人的光芒。我凝望着这从淤泥中淘洗出来的洁白，再转头去看池中枯槁的荷，心中蓦然起敬。原来那些飘零的莲蓬，那些委顿的荷叶，凋残的形骸之下，正悄悄孕育着如此玉润冰清的生命。

青绿，曾是它奋斗的颜色。夏日里闲云潭影的自若，难掩物换星移的沧桑。沉淀了几千年生命之运的莲蓬，虽折向水面，却仍傲然屹立，铮铮向上。一粒粒坠于塘底的莲子，追随了岁月的长河。那一片片凌乱的暂时失去生命色彩的荷叶，仍默默伴随，守护着最后的信念，一次又一次成就着荷的梦想。叶枯不忍落，清魂赋新章。

岁月缱绻，葳蕤生香。我流连秋天的荷塘，伴着秋风，寻觅“白露凋花花不残，凉风吹叶叶初干”的风骨，没有悲凉的感慨，没有孤伤的滋生，只有满心的希望。

秋荷不言，以庄严的凋零，诠释着岁月的静好与从容。回眸千年，秋正以荷的信念为笔，每一季皆是故事，每一息皆是修行。

秋天收地瓜

□刘剑侠

儿时，我住在淮北白浪河畔华疃村的姥姥家。每年深秋，是村里收获地瓜的时节。

此时，学校要放两个月的秋假。小学生也会加入到“三秋大会战”中，每天披星戴月参加秋收秋种秋播。每每收获地瓜的季节，生产队长就会把割地瓜蔓等活分配给我们小学生。我们在前面收割地瓜蔓，大人们则紧随其后，一边唠着东家长西家短的趣事，一边用铁锹挖出一墩墩粉嘟嘟的大地瓜。紧张的劳作中，我们总被大人们追得汗流浹背，紧张而急躁。

农村生产队种着小麦、玉米、谷子和高粱等作物，除交足公粮，社员每人分配十斤八斤的，不顶吃。因为地瓜产量高，便成了社员们的主粮，不论是生产队集体田还是社员自留地，大都种地瓜。

那时农村最辛苦的活就是晒地瓜干。社员们白天辛辛苦苦劳累一天，当太阳落山时，从田里领回生产队分配的鲜地瓜。大家有的用独轮车急急往家推，有的喘着粗气往家背。晚饭后，讲究的人家先用清水将鲜地瓜上的泥土洗净，然后再切好，或晒草席上或挂在铁丝上晾晒，这样晒出的地瓜干又白又净。也有社员在田里就地随切随晒，粮土相拥，晒出的地瓜干呈土黄色，很影响观瞻。那时的夜晚，漫山遍野人声鼎沸，灯火闪动，“嚓嚓”的切地瓜声此起彼伏。

当时，生产队有几台手摇式切地瓜机，可操作后发现，切出的鲜地瓜片都成马蹄形，很影响产量，后来就很少有人用了。

晒地瓜干最怕遇到下雨阴天，所以每逢出工前或下工后，姥姥就让我趁好天气帮她晒地瓜干。有时姥姥见我干活不专心，就给我讲一些又吓人又好玩的妖怪的故事。姥姥总是拖着一个草编的蒲团，在蒲团上挪动着她那瘦小衰老的身躯，艰难地劳作着。可我总是玩心太重，干着干着就找机会溜走了。

如今，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，家家户户都吃上了大白馒头，地瓜倒成了饭桌上的稀罕品。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鲜地瓜和地瓜干可谓功不可没，给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难忘的记忆。

